一　风云紧急

阴霾沉沉,云天欲裂。

1931 年 2 月,农历‘元宵节’刚过,一股强冷空气直扑东北大地,北方诸省,乃至全中国出现了‘倒春寒’。

沈阳,北大营,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第七旅司令部更是格外清冷。一向动作练达的旅长王以哲,面对地图紧闭双目,伫立许久。会议桌前坐着参谋长赵镇藩和几位团长,也都一言不发,只有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作响……

“报告,”一位副官轻声报告:“黄显声将军到。”

“快请。”王以哲忙转身出门迎客,众人起立恭候。

黄显声抱拳示意,略作寒暄,便大声疾呼道:“弟兄们,国难当头,小日本鬼子就要对咱们动手了!”这位年过半百的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思维敏捷,把日本东北驻军的异常活动及日本国内军方态势一一陈述。他端起盖杯,呷了一口茶,用力一顿,仰天长叹道:“豺狼入侵,势在必然,而现在东北军主力大部开进关内,只有你们七旅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赵镇藩参谋长随声附合：“那几个省防旅和保安队装备太差，还缺编少员，根本没有机动能力。”

“是不是电告少帅，从关内调回几个旅兵力？”一位团长建议。

王以哲摇了摇头，随手取出几份电文，递给黄显声过目：“我请示过几次，少帅不答应回撤兵力。”

“少帅难啊！”赵镇藩参谋长出来解释：“少帅现在是副总司令，坐在北平行营，而中原事变，蒋冯阎大战刚刚平息，完全是少帅出兵助蒋的缘故，现在要撤回兵力，惟恐发生变故。”

“那蒋介石的中央军呢？”那位团长提出疑问。

“嗨，”赵参谋长有些怨气道：“不是在围剿江西红军嘛！”

“蒋委员长急于稳定中央政权，不想与日本人发生对抗。”王以哲呐呐地说道：“咱们国力和军队装备同人家没法比，也是太落后了。”

“此言差矣！”黄显声拍案而起：“蒋冯阎大战、进剿红军，这都是内乱。而日本进犯，这是外辱，要亡国灭种啊！”

“蒋介石中央的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呀！”王以哲苦笑着答道。

“中央是中央。”黄显声几乎是在呐喊：“咱们是东北军，守土有责，要对得起关东 3 千万父老乡亲，对得起全国百姓。”

人们无言以对，屋内一片沉寂。过了好一会儿，赵镇

藩参谋长鞠躬求教:“显声兄,您看咱们眼下该咋办?”

“老兄有何良策，敬请指教。”王以哲恳切地要求，“兄弟们急得乱转，我去找过长官公署荣臻总参谋长几次，都碰了壁，所以特地把您请过来，给我们指一条明路。”

“承蒙弟兄们抬爱,”黄显声躬身施礼,沉吟片刻,斩钉截铁地说道：“事到如今，我是抱定拼死抗敌的决心了!”他已向张学良请示,利用东北军近年几次从关内缴获的 20 余万支枪,装备训练十几个公安总队,以应战时急需。说着他朝王以哲抱拳致敬:“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请王旅长亲赴北平，向少帅面陈利害，恳请回调一些兵力,一个旅亦可。”

“我去?”王以哲有些犹豫。

“只有你去还有一线希望。老弟在少帅面前一言九鼎。”黄显声深深鞠躬:“我在这里代表关东父老乡亲向您致谢!”

王以哲抓住黄显声的双手用力摇着，这些行伍出身的军人们鼻子发酸，眼眶不禁有些湿润。

窗外,悲风长鸣……

二 “九·一八”事变

夜正黑。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 10 时 20 分,日军河木中尉引爆了埋在柳条沟铁道上的炸药,一声巨响震动了沈阳城,随即日军开始炮轰北大营。

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立即命令全军进入指定阵地，同时打电话向住在城里的旅长王以哲和长官公署荣臻总参谋长报告。

荣臻在电话里命令道:“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赵镇藩大惑不解,反问:“官兵都在火线上,如何能去收枪呢？”

荣臻仍然坚持说:“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北大营四面枪炮声更密，如同稀粥开锅一样。而北大营驻有七旅和东北军几个单位，平日并无认真协调行动安排,当此关键时刻,有的部队已与日军接火,有的仓促突围,一派混乱。

正在北平广和剧院陪着外国使节看戏的张学良，得到急报后，顾不上礼仪，火速返回在协和医院下榻的病房,立即和沈阳的荣臻通电话,他同意这个总参谋长的处置,还幻想着通过外交途径交涉,让国际联盟大会制止日本人的行动。他自己亲自往南京要了几次电话，却没有找到蒋介石，只好一连签发十几份加急电报。回电却不得要领。张学良从沈阳的电话里,听到阵阵枪炮声,无可奈何地放下了听筒。

激战至下半夜 3 时许,日军从南面攻入营区,赵镇藩一边组织向东撤退,一边令卫队向日军发起反击,展开了巷战。七旅尽管伤亡近 200 人,全部突出重围,与东北讲武堂的学兵们汇合,往东转移。

黄显声将军得密报日本土肥原抵沈,已料定有变,当晚坐镇沈阳市公安局办公，指挥全市警察公安队分头抵抗。在枪炮声中,他已拟定了各公安总队和警察队伍,逐步西撤锦州的命令。

悲愤的士兵们质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来增援？”“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参战？”

有的甚至破口大骂：“妈巴子,这打的是什么仗！”

直到天明，又从东北军第二大营——东大营不战而退，士兵们才知道上峰不准抵抗。眼看着沈阳城一夜间被日本侵略军轻易攻陷,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 15 万支,手枪 6 万支,重炮、野战炮 25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门,各种子弹 300 余万发,炮弹 10 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 300 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惟一的金库所存现金 7000 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这是东北军的耻辱,是中国军人的耻辱,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

“九·一八”就这样刻骨铭心地把耻辱二字又一次记入了中国的史册。

三　东北沦丧

千里烟波，暮霭沉沉。一艘军舰在炮艇的护卫下破浪西行。

蒋介石紧皱眉头,在舰舷上走走停停,随行侍卫的几个人默默站在一旁，海军部长陈绍宽犹疑再三硬着头皮上前请示:“委座,是否返航南京?”

蒋介石沉思片刻,呐呐说道:“原计划不变。”

“遵命。”舰长敬礼退下。浪花轻轻拍击着,蒋介石的思绪被搅得很乱很烦,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手里的几纸电文委实有些沉重。

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的同时,分兵攻占长春、四平、公主岭、铁岭、抚顺、安东、本溪、海城、辽阳和营口等地。举国震惊！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外交部长王正延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国际联盟大会报告日军侵占沈阳情况。国民政府的几个要员致电弹劾张学良，实质上是要动摇蒋介石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方针。

返回舱内，蒋介石签发了给张学良的电报：

“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 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的计划,其籍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国际风云变幻无常，令蒋介石焦躁不安，他原本指望着英美等国家对日本有所抵制，自己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和红军，早日一统天下。可是日本穷急生疯，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英美却装聋作哑,如此大动干戈,也只是表示‘关切’,希望‘双方和谈’,这不明摆着是默许日本人的行动吗？蒋介石苦思良久，反复权衡，最后还是坚信英美不会放弃在华利益，对日本的退让是有限度的，要等待时局的发展。

副官呈上几份密电，是军委会报告吉林省代主席熙洽和东北行政长官张景惠等几个高官投敌附逆，蒋介石用手推到一旁，抬眼窗外，江面上抖动着一轮碎月……

四　血战嫩江桥

1931 年 11 月 4 日拂晓,大雾弥漫,300 余日兵趁着夜色尚未褪尽,向江桥阵地偷袭。

江桥北 1 公里的一处小学校，是中国守军指挥所。马占山电话令卫队团长徐宝珍、步兵 2 旅吴德霖团长：“务必保持镇静，诱敌前进，俟敌到百米极有效射程内，给以严重打击,务将敌军全部歼灭。”擅自退却,致失一寸土地者,即以军法从事。”

马占山原本是黑河警备司令,现在临危受命,代理黑龙江省主席,他上任后立即布署兵力,防范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进犯。前方报告,日军已进入百米之内,这位年近半百的中国军人拍案而起，满腔怒火呐喊着下令：“打！给我狠很地打！”

顿时枪声大作,守军一个齐射已给敌人大量杀伤,日军几次反扑，均被顶了回去，天亮后不得不狼狈逃回南岸。午后，日军六七百人又在飞机大炮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向江桥左翼高地发动猛攻。守军在马占山指挥下，沉着应战,待日军进入有效射程后,一齐开火,日军猝不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防,仓促应战,死伤甚多,已无进攻勇气。守军跃出战壕,冲入敌群,展开白刃战。日军虽武器精良但无法施展,纷纷溃败。血战至晚 8 时,日军遗尸 400 多具,守军再次炸断江桥。入夜,日军百余只船偷渡,驶近江岸时,被预伏在芦苇丛中的徐宝珍卫队团官兵用机枪猛烈扫射,死伤甚多,慌忙回窜。次晨 6 时,日军先以猛烈炮火和轻重武器齐射,掩护步兵渡江。随后又一批日军为中路,张海鹏伪军 2000 余人从左右两翼强渡嫩江。近午,日军占领江桥阵地,接着又冲进大兴阵地,正在前方吃紧之时,马占山将军亲率援军赶到,指挥正面部队反攻,血战至傍晚,将阵地夺回。是夕,守军阵亡 262 人,伤 143 人,日军伤亡在 500 人以上。

6 日凌晨 2 时许,日军 4000 余人,大炮 40 门,飞机七八架,铁甲车 3 列,向守军全线猛攻。飞机投弹扫射,大炮轰击,守军阵地几乎全被摧毁,补修不及,官兵跃出阵地与日军肉搏,拼命冲杀,战至中午将敌击退江桥南端。是役毙日军 2000 余人,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受到的最有力地还击。守军伤亡 1762 人。由于敌众我寡,装备悬殊,马占山电令各部退守三间房阵地阻击。

三间房是洮昂铁路的一个车站,北距齐齐哈尔 70 华里,是保卫省会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军虽因武器较劣,牺牲颇重而撤退,但精神团结,士气旺盛,加以各界慰劳者连续不绝,士气更振”。官兵对日本飞机肆无顾忌,低飞追逐投弹,极为愤恨。遂以 20 人为一组,仰卧地上,用

步枪仰射,随后用山炮射击,竟击落敌机 1 架,守军趁机出击，在大小兴屯附近将敌一部包围，毙敌百名。 5 时许,敌骑兵由大官屯、小新屯攻我三间房、蘑菇溪、红旗营子阵地。守军伏兵张殿九旅孙洪裕团突然猛击。同时骑 1 旅吴松林部向正面大兴站反攻，毙敌甚众。日军经过补充和修整后,12 日以 7 千余人在飞机和火炮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守军官兵奋勇还击，敌我双方伤亡均重。日本政府急令增派援军。日军以步、骑、炮兵四千余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发起全线攻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陷于混乱状态。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 18 日晨,日军骑、步、炮兵约 3 个团的兵力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并有飞机、坦克、重炮配合作战,对三间房一带形成包围态势。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决定放弃全线阵地，当晚退到齐齐哈尔。19 日,又率全军 2 万余人退到海仑。

江桥抗战的枪声,唤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给东北人民莫大鼓舞。

五　救亡的呐喊

钟山无语,大雨滂沱。

1931 年 11 月 11 日中午,600 余名东北民众请愿团代表聚集在南京中央军校门前，要求蒋介石接见。他们是 5 日自北平南下,在上海见到汪精卫、胡汉民等人,11 日上午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见到了吴铁城、张继,都是不欢而散。所以,午饭也顾不上吃,忍饥挨饿,冒雨来到这里，一定请最高领导人给东三省人民一个答复。

风雨中南京学生、市民赶来声援,天津学生请愿团刚下火车立即赶来，悲愤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阴暗的石头城显得几分苍凉。

“九·一八”事变，刺痛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九·一八”的枪炮声，唤醒了中华民族。从 9 月 19 日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工人、学生及市民即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通电声讨日本的侵略罪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东北流亡学生在北平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了“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争”。在上海,有 10 万大中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数万码头工

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日资纱厂工人也随之举行反日罢工。学生们在盛怒之下捣毁了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延。怒火在炎黄子孙的心中燃烧。

拖延到下午 3 时半,蒋介石悻悻而至,站在最前边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代表高崇民慷慨陈词，请蒋介石率兵北上,收复失地。他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

蒋介石被问得面红耳赤,有些恼怒,说道“: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一位青年大声疾呼“:东北是中国土地,我们是中国人,你是中央政府的最高负责人,所以来京向你请愿。”随之,全场掌声雷动,高呼“:请中央领导抗日！收复失地！打倒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手足无措,急忙转身退入后台。十几分钟后,他又重新出来,对大家说“:不要听信谣言,要镇静听候中央处理”,“到必要时候，中央一定抵抗，还要依靠国联正义制裁”等一套滥调。蒋介石说完之后，立即退席，引得群情鼎沸,呼喊叫骂,一片混乱。

入夜,大批宪兵和便衣特务包围了金陵大学礼堂,把睡在这里的请愿者从地板上拽起来，一一盘问，个个检查,说有共产党奸细,查反动传单。这些疲惫不堪的人再也无法忍受了,怒吼着质问“:抗日有罪吗?”爱国有罪吗?宪兵特务们灰溜溜地走了,他们却让这些热血青年

想起了共产党,有的说见过中共中央 9·20 宣言,有的说见过中共满洲省委宣言，情绪马上振作起来。一双双年轻的眼睛不约而同朝夜空望去，他们企盼着找到北斗星……

六　抗日义勇军

寒风凛冽,战旗飘飘。

1932 年 1 月 1 日，锦州城外响起隆隆炮声，日军已兵临城下。黄显声召开各界人士大会，由他的秘书刘澜波（中共党员）发表了一篇抗日救国和号召组织抗日义勇军的演讲。这 10 个月来，他和熊飞督查长皆尽全力，组织了以警察和公安队为骨干的抗日义勇军二十多路，近十万之众，镇压了凌印青、张学成等几个汉奸，各路分头出动，有效阻击日军西进，但中央迄今无一弹一钱之助，只好孤军奋战。

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眼见东北军西去，辽西大好河山即将沦陷,无比悲愤,也于 12 月 31 日在沟帮子发出通电，愤怒地谴责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罪行，并表明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将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电文略谓：

“日本倭寇压迫已亟,竟分三路向西猛进,寇迹所至,杀掠奸淫,我义勇军为自卫计,乃与当地驻军,协力抵抗,惟日军陆空并进,炮火犹烈,致我军前仆后继,死亡枕藉。然我义勇军决不以此

而退却,而屈服,不过弹药将尽,来源已绝,大敌当前,势难徒手生擒。辽西之半壁山河，势将沦陷，国事之危，燃眉不足以喻其急矣！而党国诸公，于此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时，仍从事高位之分配,权利之攘夺。且更有丧心病狂之党国败类,以此空前国难,为其获取政权之惟一利器，使三千万纯良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数万里大好版图，断送于夷狄铁蹄之下。痛心惨目，莫此为甚。东北者，全国人之东北也，非仅东北三千万民众之东北也。吾东北三千万民众，相信吾全国四万万同胞，共同要求，只有和平统一,对于国难,完全一致,并无南北畛域之念,对我为国杀贼,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之义勇军，当能表热烈之同情。然义勇军身当猛烈炮火之下,处此冰天雪地之区,粮秣无存,虽可就地征求,而弹械缺乏，实觅补充乏术。务望我全国同胞，设法予以实力上之援助，则我三千万民众,决以此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敌氛未靖，誓不生存。呜呼！敌人之炮发矣，杀敌之声起矣,谨先同胞,杀敌赴难,临电迫切,无泪可挥矣。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叩。世(31 日)。,,

1932 年 1月 1 日,日军以第 2、第 20、第 8 师团共 3 个师团约 4 万之众的兵力,从 3 面向锦州包围,对锦州发起总攻。守锦之东北军，只有少数部队稍事抵抗，即向西退去。这时，日军先头部队骑、炮兵各一队经丰乐镇逼近大凌河畔。当该部途经白旗堡以南的莲花泡时，遭到了耿继周部义勇军的猛烈阻击。这是一次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在 3 小时的激战中，义勇军杀敌 50 余名,获机枪 1 挺,步枪 40 余支。

同时,义勇军第 1 路司令王显庭派特务团潜至打虎山南四台子村。次日，该部与由辽南转战至此的项青山

部联合袭击了打虎山之敌。约在当晚 10 时左右,王、项两部义勇军从南北两面接近打虎山车站，特务团申营长首先带人潜入车站,将敌人哨兵二人刺死,随即全团以迅速的动作冲入车站。这时，大部日军均在火车上宿营。当两部义勇军从南北两侧向车厢射击时，黑暗中的日军猝不及防,慌成一团。逃下车厢之日军官兵,大部被义勇军击毙,其余以路基和车厢为掩体,组织火力,拼死顽抗。战斗相持约 3 小时,日军始终不敢出击,义勇军见预期的歼敌夺械的任务已经完成,遂主动撤出战斗。是役,义勇军打死打伤日军军官中山一郎以下 30 余名,缴获枪 10 余支。

于此前后,有日军装甲车 1 辆,由新民沿奉(沈)山路向沟帮子开来。义勇军第 3 纵队张海涛部在侦知此情况后,迅速派人将打虎山北部的铁桥上铁轨拆掉数段,部队潜于该桥两侧，当敌装甲车被迫停于桥头抢修路轨之际，义勇军伏兵集中火力从两侧射击，阻敌于桥头 2 小时,毙伤敌官兵 20 余名。

日军兵临锦州城下，黄显声一面布置省府人员撤退，一面布防锦州组织抵抗。他令熊飞（熊正平）率公安骑兵第 3 总队进入东北军撤走后留下的大凌河阵地，以第 1、2 总队守锦州城。

1 月 2 日,日军第 8 师团的先头部队到达大凌河东岸,向对岸公安 3 总队展开包围攻击,并分别在 3 个地点用重炮火力掩护步兵强渡。守岸之 3 总队相持一阵,终因众寡悬殊,火力不济,于天黑之际向城内撤退。3 日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